

“批评之爱”——名家面对面当代中国书坛青年俊彦作品品评会(第三回)

编者按:“批评之爱”——名家面对面当代中国书坛青年俊彦作品品评会(第三回),于1月18日在北京当代篆刻书院举行,李世俊担任学术主持,聂成文、刘恒、李刚田、张旭光、朱培尔、胡秋萍、李松诸位老师对栾金广、张宏伟、李琪、王玺、夏仕勇5位当代青年书法作者的近作进行了“面对面”的以“书法批评”为主导的现场品评。“批评之爱”名家面对面活动是由《中国书法报》、《中国书法》杂志、当代书法篆刻院共同打造,河南张海书法发展基金会倾力支持的一个具有学术性、正能量的书法批评品牌,旨在提升当代中国书法批评的正气,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书法批评氛围,为正确的书法批评探索出一条路径,使广大青年书法家通过“批评之爱”这个活动更加准确地把握自己书法的行进方向。本期内容根据会议录音整理,将部分文字刊发,以飨读者。

专家品评及青年书家作品选登



栾金广

中国书协行业建设委员会委员,中国书协会员,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,青少年书法报社副社长,全国70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,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理事。作品荣获第五届中国书法“兰亭奖”三等奖,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奖,第三届中国书法“兰亭奖”获奖提名,全国第五届、第六届楹联书法展三等奖,全国首届册页书法展三等奖,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全国书法作品展二等奖。

声音<<<

李刚田:栾金广的作品猛一看很好,但是印在书上会露怯,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比较突出。尽管他的作品五体都有,笔墨表现能力很强,但是没有很突出的风格、用笔独立的语言,师承脉络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。

聂成文:栾金广的作品好像比过去震撼力更强了,但我觉得现在尤其要注意几个问题:一是浮躁之气,二是力度不够,三是做作。我建议你应该深入古法,把故意使劲的成分划掉,进入道法自然的境界,好好遵循法度,特别是写草书,你的草书作品就是法度不完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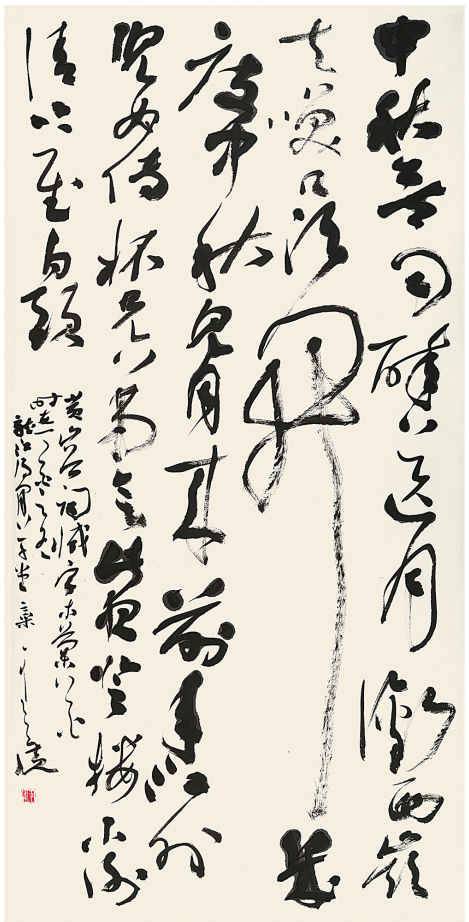
刘恒:我看你写了这么多的书体之后发现你在鉴赏能力、审美判断方面可能比较欠缺,不管是写隶书还是魏碑都有一个明显的毛病——哆嗦!这是很小气的毛病,我们不能把眼光都盯在写字上,我建议你多了解一些跟书法相关的知识。

张旭光:中国的艺术,包括书法离不开文化的养护。栾金广这个年龄还来得及,需要静下心来回到书斋,好好把我们的文史、我们的美学甚至是文字学都好好地补补课。书法创作说到底要依靠两只翅膀,一个是长学问,一个是练技术。后者对栾金广来说做得不错,前者显然需要加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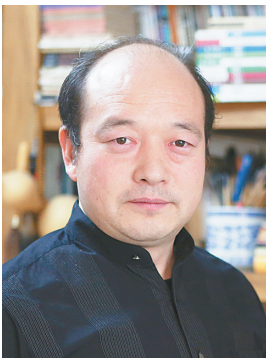
朱培尔:栾金广的作品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几个关系的处理问题,比如有意识的书写和自然流露的关系。栾金广的作品在性情抒发上是明显欠缺的,写书法读书当然很重要,但怎样把读书转换成一种性情?转换成自然的创作?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得研究。一个人读了很多的书,成为了学者就是书法家了吗?不一定。

李松:栾金广的草书虽然写得不错,但如果把他的作品拿来跟当代草书作品相比,根本拉不开距离。他的隶书也是这样,完全跟着时风走;他的魏碑作品,味道没有一种纯正感。这就是法源不正。你的案头功夫还不够,只在表象上下功夫肯定不行啊!

胡秋萍:书法艺术讲究书写性,书写性是一种自然的表达,从一下笔就有一种自然的生成。栾金广的行草书是可以充分肯定的,隶书和楷书缺点很明显,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一种自然而然的、贴近于本心的书写。



▲ 栾金广草书作品



张宏伟

河南柘城人,1972年11月生。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教授、草书研究所副所长,中国书协会员,河南省书协理事,河南省书协草书委员会副主任,河南省青年书协副主席。曾参加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,全国第六、七、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等30余次,并获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提名奖、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奖、全国首届篆书作品展三等奖等。

声音<<<

李松:张宏伟的问题比栾金广还严重,栾金广好在有冲击力。张宏伟则是想冲击没冲击出来,你看他的技巧,篆书没有什么可说的,草书写得温,他的结构、用笔、行气、章法,都没有典型的技巧含量和难度,就是很简单,技术含量不高。

朱培尔:张宏伟的草书在节律上基本没有变化,这是最突出的问题。应该参与到书法界的各种活动中去增益个人思考,在参与过程当中去思考问题,在思考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,我相信张宏伟做到了这一点,创作水平会很快有所提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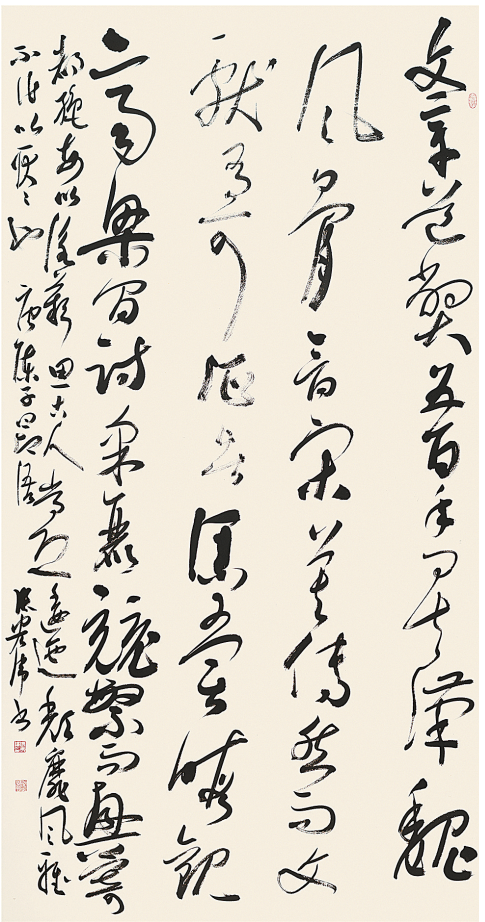
刘恒:文人士大夫百事可为,唯一不可以俗,俗不可医,意识达不到老是跟风跑,格调 and 趣味会越来越低。现在的年轻作者都没有奔着成为书法家努力的劲头,全是奔着写字匠去的,不读书,不研究与书法相关的各种知识,就以为把字写得漂亮就行,这种认识在方向上完全是一个当写字匠的概念。为了入选、入会、琢磨评委的喜好,这在初级阶段无可厚非,问题是你入了会以后,就要正经正经干正事了。写字之外,要把自己的学养随之提升上去。

李刚田:张宏伟的作品整体看来比较平,这种平是最可怕的,主要问题在于创作激情焕发不起来,这时候作品就会显得一般化。张宏伟今后要考虑的是:摆脱平庸,突破自我。

聂成文:张宏伟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古法要加强一些,他的隶书和楷书都不深入,比如他的篆书笔画有点软、不扎实。草书写得挺活脱,但是点画不能细看,技法上的变化手段可以再强调。他的很多章法都欠推敲,所以我建议他在临帖上再扎实一点,深入一点,别在一般化上停留。

张旭光:一个人要想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,没有别的出路,只有靠自己的心力去发现捕捉经典书法中的细微之处。只有这样,张宏伟的行草书创作能力才能提升。张宏伟需要好好清理一下思路,重新回到经典当中。

胡秋萍:回归“二王”是对的,但是你不能丢掉原来个人书风中大气的东西。比如你的行草书中,尤其是右边的外拓部分,根本没有到位,每个字的转折部分,笔势不对。还有,在你的行草书中大部分格局都是在缩,没有“开”和“合”的东西。你的书法创作的基础很好,只要善于调整,前景必然远大。



▲ 张宏伟草书作品



李琪

1983年生于沈阳。现为中国书协会员,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会员,辽宁省书协理事,沈阳市青年书协副主席,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客座教授。在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展中13次获奖,其中10次获得最高奖,入选第六届中国书法“兰亭奖”。作品被国家图书馆、国家典籍博物馆、中国文字博物馆、辽宁省美术馆等多家文博单位收藏。

声音<<<

张旭光:从李琪的作品中能看出他吸收了一些清代书家的营养,他的字在造型上很有优势,每个字都突破了一般化的概念,这也说明他的审美意识还是很好的。我建议他在表现趣味的时候,还要加强“贯气”,尝试一下草书的学习。现在的字感觉有一些散,要敢于加入一部分长线条元素。

胡秋萍:我觉得李琪的字还是不够厚,大字要浓一点,小字要空一点。李琪的字有魏碑的底子,但是用行书的方法来写,笔上的动作有点简单化,缺乏一些厚重的元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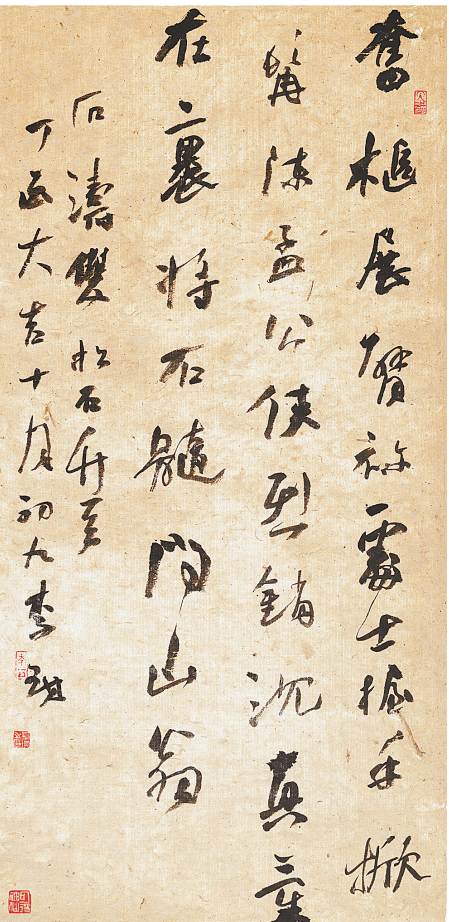
李刚田:李琪的字主要学颜真卿,字中有何绍基的元素,可是没有何绍基的习气,把握得比较好。刚刚旭光提出让他学草书是对的,因为草书能增加整体的连贯和笔势的流走。

刘恒:李琪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模仿的痕迹,但写字的节奏感要注意一下,不能一个速度从头到尾,有一些字形要刻画得再到位一点,要注意该收的时候收,该稳的地方稳。再有就是多学习古人的东西,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表现形式。

朱培尔:李琪的作品,有一种散淡,但散淡不是简单,也不是散漫,这种不连贯的行书,用笔和变化几乎是比较单一的,用什么来弥补呢?用形的变化、墨色的变化和趣味来弥补,在今后的创作中更要注意大小字的结合和空间的变化,从丰富中寻找简约的美,而非简单的美。

李松:我觉得李琪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,一个是章法模式——散点式方式。字距、行距拉开,这种散点式章法模式会带来一个问题,就是行气不充分,字和字之间适当靠一点粗细大小来控制,来调整它的韵律节奏,这种创作模式带来一个非常难的难点,就是如何解决这种散点式章法模式的清淡感和散乱感,这是李琪一定要解决的课题。

聂成文:李琪是辽宁走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年轻书家。他下一步应该去思考,怎么把“辽宁味”好的地方保留着,不好的地方剔除。我希望李琪不但能在书法创作中保留住“辽宁味”的优点,更要早日跳出“辽宁味”的笼罩,走出自己的书法之路。



▲ 李琪行书作品



王玺

华东政法大学教师,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师,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师,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,中国书协会员,上海市青年书协理事,中国文联“中青十班”成员,中国书协第三届“国学班”成员,国家艺术基金书法创作人才培养班成员。作品荣获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优秀奖(最高奖),第六届中国书法“兰亭奖”铜奖。

声音<<<

李刚田:清代书法最根本的本质就是士大夫气象,不是简单的碑学和帖学的东西,现在觉得你写得“干”了一点,因为你把赵字厚重的部分抽掉了。在书法创作中,不管怎么变,自然是最根本的,本真是根本,你的魏碑我觉得就失掉了最根本的东西。

聂成文:你写草书行笔犹豫,感觉不利索,笔没有提起来。你这么年轻,建议你应该在古法上下点功夫,一个是取法,不要涉猎面太宽太广;再一个笔法要精,不然你写什么都不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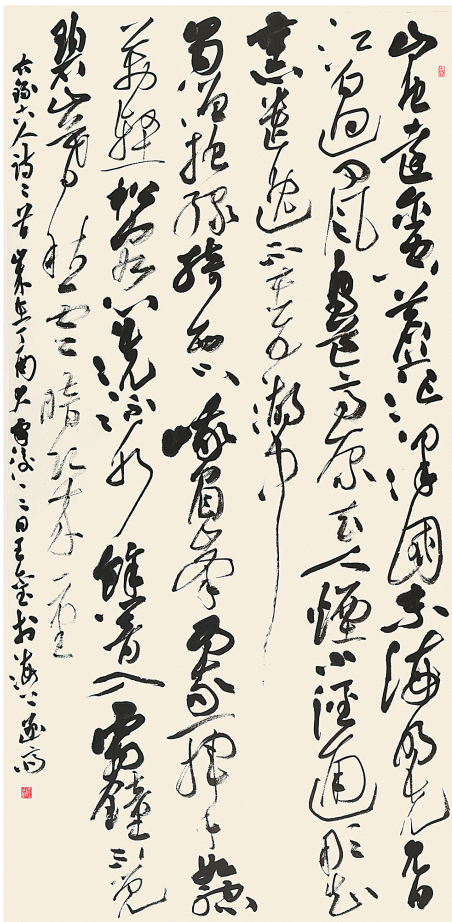
张旭光:王玺是从学院出来的,修养比较全面,这是优势,但是也不要着急,不能偏废。我认为这一代书家,他们的基础好、底蕴也好,比我们好很多,所以前景非常看好。

胡秋萍:我觉得王玺的问题就是涉猎太多,他恨不得把整个书法史上的经典都学一遍,其实学艺“多能不如独诣”,建议王玺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聚焦一下,越聚焦面就越小,最后扎得也就越深,你的深度和厚度将决定你今后创作的高度。

刘恒:为什么说五个作者里面,我觉得李琪比较贴近成熟呢?不是因为别人展示了好几种书体,他只展示了一种,而是他能把所学的东西融到他自己的创作中,而其他的作者写什么学什么,还留有模仿痕迹,王玺就存在这个神采。可能是因为他在学校教书的关系,要给学生做示范,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要摸一摸,都要能够上手,但是作为创作来说,应该有自己的重点。

朱培尔:我认为王玺最大的缺点就是板滞,线条灵动不够,趣味不够,如果往前走,走得好的可能面面俱到,是一个全才,但是全才不等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。我们讲书法强调的是神采,要实有意识地到位,但假如仔细看王玺学赵之谦的作品,整体看很完整,可是剪成单个字贴到方格里面,则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看的字形,这说明了他学古并没有到位,形而上的神采显然无法完美表现。

李松:当代人写魏碑,写的“黑笨粗”是通病,我认为写魏碑一定要经历这个阶段,而王玺的隶书、魏碑基本还在这个阶段,这个过程是非常正常的过程,但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自己迈过去,年轻人最需要的是碰钉子。



▲ 王玺草书作品



夏仕勇

夏仕勇,贵州镇远人。中国书协会员,贵州省美协会会员,贵州省书协楷书委员会委员,黔南州书协副主席,贵州首届青年书法十佳,省政府文艺奖获得者,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师,贵阳市2016高层次社科文艺人才,书画摄影作品参加书画大赛及邀请展数十次并多次获最高奖,作品被多家文博单位及省内外友人收藏。

声音<<<

刘恒:一首诗正文写一半,把剩下的内容用小字写在后面,这个毛病我建议改一改,这实际上是对整个布局没有一个把握能力的体现。夏仕勇回去以后需要提绳,需要明确自己的方向,特别要形成自己个人书写标志的点画形态。

朱培尔:观夏仕勇的作品感觉就是大字没有小字好,方笔没有圆笔好,整体的章法、结构呼应关系处理不到位,字数多的章法相对更丰富一点。现在很多人都在强调碑和帖的结合,碑和帖是两个系统、两个体系,要是打碎合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是,夏仕勇在师法方面还需要提绳,需要更深入的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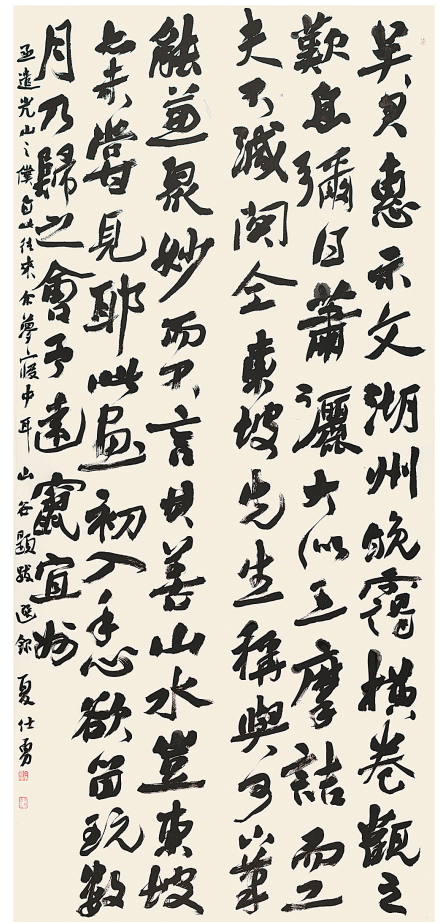
李松:你在处理字和字的关系、行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雷同化问题,所以我称之为“穿”,这一行这一片,都有一个缝,绝对你这个缝几乎都“穿”满了,这在章法上是绝对失败的作品。

李刚田:夏仕勇的作品看了以后,我觉得结构上欠统一感,用笔欠自由感,流畅性不够,结构比较杂乱,笔下的信息太多。

聂成文:夏仕勇学魏碑,取法不是太专精,都是在表面浮着。笔法不精,节制不清,所以对古人的把握需要深入一步,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经典的一家上。他的基本笔法还存在挺大的弱点,所以我建议夏仕勇在基本功、基本笔法、基本节制上下一点严格的功夫。

张旭光:我觉得夏仕勇在基本书法语言上有一个重大缺陷,就是缺圆的线条,直线太多。他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,就是折笔的时候总是断开,不能拿缺点当个性。比如说转折的地方,都是断开,不管古人谁这么写,我觉得这不是优点,这是缺点。这个疏漏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,一定不能拿着缺点当个性,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。

胡秋萍:我感觉夏仕勇写小字还能够藏点拙,大字用笔的线质太扁了,夏仕勇需要明白一个道理,即要想学活赵之谦,赵之谦曾经学过什么,你都得学,你不能直接把赵之谦搬过来。如果他也学过“二王”或者其他书风,你得把他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一遍手,否则你笔下的赵之谦没有灵魂,只有一个皮相。



▲ 夏仕勇行书作品